



一个我们时代的非凡挖掘者
一场精妙的小说爆炸性实验

从现在开始

陈卫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从现在开始

陈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现在开始/陈卫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ISBN 978-7-208-09157-3

I. 从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2285号

策划编辑 王 蕾
责任编辑 袁晓琳
特约编辑 顾耀峰
封面设计 黑蓝工作室



从现在开始
陈卫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插 页 2
字 数 141,000
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157-3/I·777
定 价 28.00元

目录

上编

- 003 如果外婆今年不死
- 020 伤痕
- 028 秋鬼
- 033 那时我们这样杀死老师
- 062 中国
- 083 两只中国瓷器
- 101 我将适时地离开你
- 118 从现在开始

下编

- 135 两只空气同时落球
- 148 对伟大偶然而要命的限制

154	定淮门
167	宽躺椅
181	我的谜底你永远不懂
213	热罅
221	冰桃Ⅱ
225	三段论

上编

如果外婆今年不死

我们完全知道

死是邪恶的

我们有

神的意旨：如果

死是好事

神也会去死

——萨福

他们决定在农历六月十四这天给外婆“翻材”。本来定的日子是六月十六，但外婆的意思是早一天好一天，她盼望“翻材”能给她临终的身体冲一冲喜。离六月十六最近的双数日就是六月十四了；而双数比单数要吉利些。

早在六月十二那天，弦和哥哥就随妈妈从蜜融赶回家，爸爸也从厂里请了假，大人们忙里忙外，为“翻材”作准备。天气很热。弦看见木匠金锁大叔在外婆家狭小的堂屋里细心地做着棺材，苍蝇在他的脸上、胳膊上和地上的刨花里飞着、爬着。金锁大叔不像平时干活，

他似乎有意使动作发出的声音超出正常的程度。刨木块，他有意出尽了力，使刨齿在木块上发出刺耳的“吱——，吱——”；他把木块扔到地上也有意扔得“咣当”一声。这都是为了让外婆听见，意思是说：“老人家您放心，我在给您实实在在地做棺材呢！保管您睡得舒服！”

睡在里屋床上的外婆在每次巨响之后也发出几声干咳，仿佛再说：“听见了听见了！真好！真好！”要在以前，出这么大的声响，外婆早就用她那暴躁而厌倦的声音骂开了。当然，弦也不知道这两天外婆是否又添了咳嗽的病。

到十三的中午，棺材就做好了。弦发现这个棺材没有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大、不过外婆矮小，给她睡是足够了。刨花虽然打扫干净，但地板砖缝里仍留着乳黄色的木屑，屋子里充满了一股淡淡的新木香味。弦使劲地闻着这股清新的味道，顿时觉得“翻材”，这件一开始听起来既不懂又吓人的事，其实就是骗骗人的，它真正的目的，是让做棺材时所发出的这种木香被外婆闻到，并且使她的病好起来。这不，屋里的苍蝇也被这香气熏得一个不剩了。

为了赶在次日完工，可能也为了省钱，当然也得到了外婆的首肯，简单的油漆工作也由金锁大叔担任。其实就只需要在棺材里外涂上一层绛红色的漆就行了，弦觉得这事情爸爸也能做。但匠人毕竟是匠人，他们做的事让外婆放心，哪怕金锁大叔只是木匠。弦自己觉得棺材还是不漆的好，没漆的棺材闪闪发亮，干干净净，一漆，尤其是漆成这种暗灰灰的颜色，让人觉得棺材确实是为死人做的。

晚上，弦和哥哥睡在闷热的蚊帐里。他们又一次睡在家里的床

上，虽然匆忙理出的床并不一定比蜜融的床舒服，但弦和哥哥还是因为它的新鲜而感到惬意。蚊子隔着帐纱嗡嗡地叫，想找空隙钻进来，吸他和哥哥的血。可是躺下没多久，弦就听见哥哥浓重的呼吸，有时甚至打出轻微的呼噜。以前，弦以为呼噜只有大人才会打，但现在他不这么认为了。他不知道哥哥是怎么能够一躺下就睡着的，他觉得能够这样真是舒服。他轻轻地翻了一个身，使自己平躺在床的里侧，这样就能看到帐纱上的屋顶。夜晚并不像想像的那么黑，帐子深深的褶皱和屋顶上的椽子都能看清。蚊子是看不见的，但凭声音知道它们大概的位置。有时，突然，两只蚊子撞在一起，各自都发出剧烈的叫声，仿佛撞得很疼的样子。

爸妈睡在隔壁的大房间。很晚了，他们还在说话。他们有在夜里商量事情的习惯。

“为了老太太的事，”弦听见爸爸说，“敖齐专门开了一个会。这是咱们村最后一个睡棺材的，以后就再也不许了。他说大队考虑到老太太身世可怜，特批的。他让全村体谅一些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，”妈妈说，“她就是倔呵。”

“她这么点愿望，就让她满足吧。”

爸爸说完这句，他们就一直不作声。过了很久，爸爸又说：

“老这样下去，也不是个事。我在这死人厂里，你又在那么大老远的，又弄不到什么钱。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呐。”

妈妈没说话。很久很久，他们谁也没再说话。在蚊虫的鸣叫声中，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更加闷热，满天的乌云一直滚了一天，可是雨在白天还是

没有下得下来。整个下午，爸、妈、外公就忙这忙那，满头大汗，沉默无声。看到妈妈庄重的样子，弦就紧张而害怕。妈妈一庄重，她自己就忍不住要笑，那是因为她总是发现自己对庄重的事情其实一点儿都不熟练。她想庄重、更庄重一点，可动作的笨拙和失误使她慌得突然笑出声来，她一笑，弦的心就猛地一收缩。妈妈把馒头一个一个地垒在大盘子里，伸手去篮里拿另一个时，刚刚垒上去的那个却滚了下来，在桌子上翻了个底朝天，她慌忙丢下篮里的馒头伸手去抓桌上的那个，同时又笑出了声。弦吓得别过头去；果然，外婆在里间骂了：

“死屁耶，有什么好笑的呢？！……”紧接着重重地喘息着，仿佛为了这声喝骂，她拼出了全身的力气。

妈妈立即收敛笑脸，恢复庄重的表情，重新摆放馒头。可是弦看到的仿佛却是另一种景象：在外婆的喝骂中，妈妈笑得更厉害了，只是止住了声音，而笑得握着馒头伏在桌角上了；当她重新抬起头，他发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。外婆的这声骂分明是：“有什么好笑的呢？！我都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！”她没有把后面这句骂出来，并不是为了让妈妈好受一点，而是为了自己避讳而已。弦替妈妈委屈得鼻子都酸了。

傍晚，一切都准备妥当，现在要搀老人家出来“祭材”。爸妈、外公都去帮外婆穿衣服，然后把她搀出来。弦，突然发现他和哥哥留在了堂屋，既没进里屋，也没走出屋外，就站在灰暗的屋子中央棺材旁，等着。里屋里，外婆在“窸里窸落”的穿衣声中“嗯哼、嗯哼”地哼着。

弦和哥哥对着棺材呆呆地站着。忽然哥哥动了两步，伸手摸了

一下棺材，好像表明他并不害怕。弦也伸出手，摸着棺材靠自己的这一面。

他们扶着外婆下了床，这时听见外公叫：“点灯！弦，快来点灯！”弦浑身一个激灵，醒转过来立即朝里屋跑去，跑到门口，看见了被爸妈搀在中间的外婆，不免吓了一跳：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外婆了，现在，特别是被爸妈拎在中间，她瘦得简直就像一只褪尽了毛又刚刚淋了雨的小鸡，这么热的天穿着长衣长裤竟然还在抖抖索索。他赶紧让到一边，让他们先出来。这时外婆示意停一停，似乎要歇一息；她扶着门框，全身一张一缩地喘着气，同时骂道：

“为什么，是这个死鬼？你们为什么，叫这个死鬼来点灯呢？！”

说着起身往外走；爸妈、外公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又只能慌忙上去扶住她。他们出来后，弦默默地往里屋走。他的心像嘴一样一张一翕地，汨汨地滚出热流。他鼻子酸极了。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哭出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更庄重的事：点灯。他知道，可能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外婆为什么在这个当口会骂他“死鬼”。这个原因他知道得很清楚。

外婆一直有病，从来没有好过的时候。似乎所有生病的样子，就是外婆的样子。过年的时候，是外婆最怕又最盼的辰光：她总怕自己过不了这个年了；但一旦能够活过了年，来年她的身体就必定大好。本来，到去年年底时，外婆感到一种明显的好的兆头，她开始告诉所有人：“只要能过了这个年，我就会好起来了！”事实也正是这样：离过年愈近，她不仅精神面貌就连病体也都愈来愈好，腊月底，她甚

至能从床上起来走动走动，吃得也比以前多。年三十晚上，妈妈给弦和哥哥发完新衣，趁着大家高兴的劲儿，说：“明天过年了，到外婆家拜年要对外婆说什么？”弦和哥哥立即抢着说：“祝外婆身体健康！”在妈妈表示满意的时候，谁知哥哥又添了一句：“我还要祝她长命百岁！”妈妈更高兴了，觉得哥哥到底大一些，懂事了。弦心里很难过，平时从来都是他比哥哥更懂事，可今天他却比自己更聪明！他决定：明天给外婆拜年时他要先说“祝外婆长命百岁！”再说“祝外婆身体健康！”

这一点他相信哥哥肯定想不到。

可是睡到床上，他想：外婆真能长命百岁吗？从小到大，外婆的病让人觉得她每一天都可能死。每一天，随时随地，她都可能死。她现在才 53 岁，活到 100 岁还有 47 年，她能活得到吗？

接着他想到了死。他看着被堂屋的灯火照亮的屋顶，重新想这一直想不通的问题：人，为什么会死呢？人一死，都变成什么了呢？是不是就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呢？使劲地掐一掐，也不知道疼吗？你看，死，虽然也闭着眼睛，但它好像不是睡觉，死肯定比睡觉疼吧。死，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如果死是好，那外婆为什么那样地怕死呢？外婆这样地怕死，至少说明一件事：死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可如果死不是什么好事，那妈妈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死呢？……

这时，堂屋的灯熄了，爸妈回了自己的房间。黑暗中，弦顿时发现：现在爸妈保护着他和哥哥，其实这都是假的，都是骗骗人的，到了最后，尤其是到了死的时候，爸妈就理也不理他了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墙角草丛里的一只小虫子，爬着爬着，突然就有可能被

谁一不小心踩了一脚，死了。谁也救不了他。

他害怕极了。不禁用力裹紧了被筒，又将脚伸进了睡熟了的哥哥热烘烘的胳肢窝里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大年初一，他起床衣服穿得比哥哥快，哥哥让他等等他，他没答应，因为以前他穿得快时也没等过他。哥哥就赖在床上不起，一副“反正没你快了，我索性继续睡”的样子。直到弦给外婆、外公、爷爷、奶奶拜过年，回来存放年货时，哥哥才起床。

他听见哥哥到隔壁外婆家拜年的声音，哥哥的声音高得就像电影里那些互相拜年时的财主那样：“祝外婆外公：身——体——健——康，长——命——百——岁！”

他这才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的决定。他全忘了。非但没说“长命百岁”，连“身体健康”也没说，就说了声“过年好”！

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年货的手停在那里。他难过极了。他觉得，自己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做好，是不是从现在开始，自己真的不如哥哥聪明、懂事了呢？

大年初一的整个上午，他无法忘记这个“长命百岁”。中午，爸妈、哥哥和他，一起在外公外婆家吃馄饨。外婆精神矍铄，胜过年前。爸妈看到她这样，都很高兴。外婆尤其夸奖哥哥懂事，说他竟然懂得过年时给她“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”这她最需要的祝福了。弦难过地想：虽然外婆每一天都可能死，但是如果外婆今年不死，我明年过年保证祝她活到一千岁！我嘴上没说“祝你长命百岁”，并不是我心里没有这样想啊。他这样想着，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想法在这个当口告诉所有人：

“如果外婆今年不死，我……”

“嗨！！！”几乎所有人，爸、妈，外公，还有外婆，都同时大声地喝住了他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愤怒和阴沉。

弦吓呆了；——这时才发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！他顿时无力得握不住筷子，石头般坐在那里，看着一张张可怕的脸。

仅仅是当天下午，他独自一人从外婆家门口经过，他发现她上午以及年前的好精神已经不见了。她像一截木炭一般坐在小方桌旁，幽暗的光线使整个房间显得阴冷潮湿，就像一间雨中的鸡棚。弦吓得快步走过了她的家门。

现在，他忍着泪，去点灯。火柴擦亮的一瞬间，他的眼泪下来了。他不敢哭出声，伸手小心地摘下脆薄的玻璃灯罩，点亮了灯，又小心地把灯罩左右移动按进罩卡，这才把眼泪擦干净，又对着灯站了一会儿，直到自己觉得脸上没有一丝哭过的样子，才小心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灯腰，稳稳地托住它向堂屋走来。

在昏暗跳动的灯火下，外婆开始在外公和妈妈的搀扶下向祭台磕头、奉香。磕第三个头之前，她把头垂到合十的双手边，嘴里默默地说：

“祖宗保佑我，保佑我活过今年。等过了年，我的病就全好了。”

外公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和弦全都一声不吭地站着，低着头呆呆地看外婆磕头、念叨。除了三个大人能够随时准备把她扶起之外，弦感到这个屋里的所有人，都没有能力给外婆真正需要的帮助！他不禁抬头扫视了三个大人默默低垂的、油汗的脸，一个声音在他心里直

叫：“外婆，我们真的没有谁能帮一帮你吗？”

对祭台磕完头，外婆开始对她的棺材四边磕头。免不了又要爸妈的一番搀扶。弦看见，当外婆最后朝棺材的北面磕头时，她甚至连抬起上身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她双手撑在蒲团上准备站起来时，摇晃的身子差点倒向一边，弦忍不住想要去扶她，但他想到她对她的厌恶，他现在去扶她，她一定会憋足力气像甩掉一只螃蟹的大钳子似的甩掉他的手，他忍着没动；这时爸妈已经及时地把她搀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六月十五，天还蒙蒙亮，弦和哥哥又随妈妈去蜜融了。路上他们要走三个小时，中途还不能出现脚疼、要歇息的情况。妈妈在蜜融的一个纺纱厂做机修工，厂里随时随地都少不了她。由于昨夜下了暴雨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路很不好走。在好几次凉鞋陷进淤泥、滑落之后，他索性把它们脱下拎在手上，赤脚一溜小跑，总算追到了妈妈和哥哥。

仅仅只是到了十六的中午，爸爸突然来到了蜜融。弦在妈妈厂里的工人招待爸爸吃午饭的时候，听见爸爸对妈妈说：“今天就要赶回去，老太太很危险。”

弦看见妈妈痛苦地往门框上一靠，说：“作了什么孽呵！”

没有别的选择：继续赶路。虽然已经是午后三点，但太阳依旧毒辣无比。所有的云朵都被太阳吓跑了，没有吓跑的也被它烧化了，整个碧蓝的天空只有一个喷着白花花的光焰的大太阳。由于他们走在高高的运河大堤上，所以太阳离他们很近，就像扣在他们头顶上一样。

泥泞的大路已经被人走出一条狭窄的平整的小路，但这条小路一直在大路的最中间，两边大树的树荫够不着这儿，而小路两边有树荫的地方，仍旧积着一汪一汪的污水。他们急急匆匆地走着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整个路上只有他们“噼噼啪啪”慌乱的脚步声和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息声。每个人都汗水淋漓，连手臂上都闪闪发亮。一开始弦浑身疼痛，昨天早晨三个小时的奔走使他全身散了架，但是爸妈、尤其是哥哥都在急匆匆地赶路，没有怨言，他也就迈动自己的小脚，一副坚信自己一定能再次走完这三小时路的样子。走了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腿脚不疼了，一脚一脚的，想让它停下来还不能呢；更奇妙的是，它们像是自己长了眼睛，不仅能一脚一脚地向前，而且踩得很准，能及时避开弯叉的水洼，这样，他就可以省下眼睛，看着堤岸上一棵接一棵、一丛接一丛的大树不断向后退，星星点点闪亮的水光也不断穿过枝叶空隙，照到他的眼睛。可是等到汗水腌疼他颈上的痱子，他又突然感到了脚板锥心的痛。慢慢地，他离爸妈和哥哥愈来愈远了。可是他们今天谁也不向后看他一眼、只顾埋头往前走。有那么一刻，他气得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不走了，这时他突然想到：就算，就算我现在突然死了，他们也管不了我啊！就算把脚走烂掉，走丢了，又怎么样呢？这与他们没有关系。他这样想着，走着，不停地走，继续地走，任由两只长满眼睛的脚向前挥动，他走着，走着，他走得都有点高兴起来了。

他们走到横穿村子外侧的公路上时，天暗了下来。土路上“噼噼啪啪”的脚步声顿时因为公路上的沙子而变成了“嚓嚓、嚓嚓”的声音；在天擦黑的这一刻，知了好像并没累，反而叫得更加欢